



台北老街 The Old Taipei

莊永明◎著

艋舺、大稻埕、台北城，這三個聚落因不同的成長背景，先後發展出不同街道文化，也構築出今天台北市的原型。

台北老街

老

台北老街

莊永明◎著

●
—
001

街

ISBN 957-13-0254-6

生活台灣①

台北老街

著者——莊永明

發行人——臧遠侯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611和平西路三段20號4F

發行專線——(02)三〇六六八四二
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(02)三〇二四〇九四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
郵撥——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

主編——周惠玲

編輯——郁冰

美術編輯——張士勇

校對——錢珏瑄、莊永明

排版——正豐電腦排版公司

製版——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

二版二刷——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日

定價——三五〇元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13-0254-6

莊永明作品

- ◎《台灣第一》第一集(文經社)
- ◎《台灣第二》第二集(文鏡出版社)
- ◎《台灣名人小札》①②(自立晚報出版社)
- ◎《台灣諺語淺釋》一、九集(時報出版公司)
- ◎《台灣紀事》①②(時報出版公司)
- ◎《台北老街》(時報出版公司)

老

台北老街

莊永明◎著

ISBN 957-13-0254-6

街

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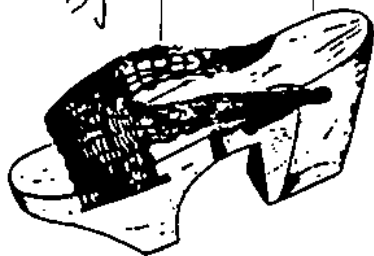
●
1
0
0
2

北

老

《序》
一起走向台北老街

林永明



街

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市人，換一句較文雅的说詞是：「台北市是我生於斯、長於斯之地。」

「台北人寫台北事。」是我撰述這本書的動機。

台北市，今天是一個「世界性」的大都會，生活在這個全球矚目，但是幾被國際社會所「遺棄」的「首都」，我們應該從什麼角度、什麼立場、什麼眼光來探討它呢？

這是我平常會思考的大問題，台北市今日的地位、今日的處境，確是一團「謎霧」，思索如何「走向未來」，對於「走過從前」，不得不知。

歷史上的台北市，是台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，應該研究的問題，自是多角度、多層面、多元性；然而，我覺得人人去親近它、關懷它是最迫切，也是最實際的問題，真的，台北市不僅是「住」的地方，而是「想」的地方，不是「消費」的都市，而是共存共榮的都市。

於是，我建議我們以嚴肅的心情，一起走向「台北老街」！

做為一位「台北老街」的「導遊」，我並不具資格，只因我是大稻埕人，應該要有這種勇氣。

「大稻埕」，一個多麼親切的鄉土地名，可惜被歷史淹沒了，被人們遺忘了，現在青少年，已經少有人知道台北市曾經有這麼一個名為「稻埕」的地名。

如今，有人問我是那裏人？我總是以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之」的語氣，答稱：「大稻埕人」。

我出生的大稻埕是建街清末的建昌街，當時已被日本人改稱為：「港町」。童年歲月，我未得嗅及稻香，卻聞得茶香；曾在「亭仔腳」踩著鋪成如地毯薰茶用的茉莉上跑，也曾攀著疊成一座城堡的茶箱爬，當然涉過淡水河的河水、玩過著河岸的沙堆，……對於一個都市兒童來說，這一切宛如鄉下孩子的捉泥鰍、捏蕃薯、灌肚猴（蟋蟀），一樣的富於樂趣。

鄉下孩子可以穿梭於田埂，奔跑於草叢，而我卻是在「老街」踱來踱去，賣德街我走過千萬遍，迪化街至少也來回走過六年；童年歲月，我並不知道這條歷史街道的歷史故事，但是，我熟悉每一棟建築的造形，山牆、女兒牆、匾額的多采多姿裝飾，也是我繪畫的素材，小時候，我的圖畫是很受到誇讚的。

我了解的雖然只是台北的一隅，卻帶領大家同覽大台北，應該說是有所備而來，不是「不識（音八）路，夯頭旗」。這本書的付梓，懇切的希望大家由了解台北——

目前台灣的首善之區開始，進而去認知台灣的一市一鄉、一鎮一村，能夠心懷鄉土，放眼世界，雲遊天下時，才不至於「迷失」，或是連「歸人」或「過客」的身分都不清楚。

踟躕老街，有心之士，盍興來乎？

一九九一年四月三日

台



006

北

老

《引言》
河、街、印象



007

街

之一——河

河流是台灣的血脈，正如中央山脈是台灣挺直的脊梁。

河流孕育了一個地域的歷史、人文、文化、經濟；一條河流，正是一條血脈，不舍晝夜，源遠流長地流著、流著，載著人的感情、希望，流向不可預知的未來。

中南部搖曳在暖風中飽滿金黃的稻穗，是濁水溪、大甲溪賜予的養分。

南台灣矗立在驕陽下突飛躍進的工業，是高屏溪、林邊溪賜予的資源。

流動在台灣土地上的血脈，北部有淡水河；這一條台灣「腦部」的血脈，匯集了大料坎溪（大漢溪）、基隆河、新店溪，貫穿了台北盆地，它是台北市的生命之源。

迤邐婉延的淡水河，發源於以海拔三八八四公尺雪山為主峯雪山山脈的品田山，正是「山之巔，雲之鄉」。

品田山在大霸尖之南，山勢壯偉嶙峋，淡水河的源流在此，汨汨而流的流水，自是靈秀清澈。

我記憶中的淡水河，正如國小四年級所收錄的一篇課文：「靜靜的淡水河」。

(一)

靜靜的淡水河，

從廣大的田野流過，

帶來深山裏叢林的氣息。

松針和苔蘚把你染綠了，

柔媚的綠色的淡水河！

(二)

靜靜的淡水河，

從都市的邊緣流過，

帶來人群的快樂和奮勉。

晴空的映照把你染藍了，

歡躍的藍色的淡水河！

(三)

靜靜的淡水河，

在茫茫暮色裏流過，

帶來夕陽下大地的祥和，
晚霞的閃耀把你染黃了，
美麗的金色的淡水河！

(四)

靜靜的淡水河，
在點點星光下流過，
帶來深夜裏人間的安泰。
明月的凝視把你染白了，
潔淨的銀色的淡水河！

而今，靜靜的淡水河不再是綠色了、不再是藍色了，更不是金色和銀色。
這一條台北市的母河不再是柔媚的、不再是歡躍的，更不再是美麗的和潔淨的。
衆所周知，淡水河變成了污濁，而且更因爲惡臭和缺氧而被宣判死亡了。

於是，我們對淡水河產生了疏離感，而且用防洪牆、高架道路來圍困它，「河的故事」因而沉澱了，人們再也不關心孕育我們的河流，來自何方？去往何處了。

沒有了淡水河的台北市，將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，將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，不論它是如何的富足、如何的進步、如何的繁榮、如何的現代化，心靈上必是空虛和沉悶的，因爲後代子子孫孫將不知我們是如何走過那段好長、好長的悲歡歲月！

之二——街

艋舺、大稻埕、台北城——所謂的台北「三市街」，是台北市的「原型」，這三個「聚落」的發展，先後有序，而且各有其成長背景，也因此街道的布局、房屋的造形，也各有其獨特的個性。

艋舺和大稻埕都有過商船聚集、帆影林密的年代，是同屬於「商業社區」，只是艋舺是閉塞的，而大稻埕則是開放的。

艋舺在一八二〇年代，已儼然是台灣北部經濟、政治與軍事的中心，和台南、鹿港鼎足而立，這個由漢人移墾、建造的市街，經歷了漳泉械鬥、異姓爭鬭，產生了強烈排他性，形成了保守性格。

淡水河床的淤塞，使這個由「番漢交易」之地所形成郊商殷盛的市街，逐漸地走

向了衰敗，將其貿易市場拱手讓給了「下游」的大稻埕。

分類械鬥，被三邑人追、趕、跑的同安人，退入大稻埕，和以後在新莊方面戰敗遁入大稻埕的漳州人，本著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的心，攜手合作，在奇武卒社故址，建立了新的家園。

艋舺人的偏狹民族思想，阻止了外國人「協助」它振衰起弊的機會，倒是大稻埕人接受了西方資本的投入，在歐風美雨下，加上自己的打拚、進取，逐漸地繁盛起來；大稻埕不僅在「台北」取代了艋舺的地位，更因為保有了「台灣風格」，成了台灣的「明日之星」！

一八八〇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東進，震撼了東方古老的王朝，風中殘燭的大清帝國，在法國人的挑釁之前，完成了台北城的建築，這一座偏處海隅的帝國最後城堡，連著台灣在馬關條約談判席上，做為甲午戰爭打敗仗的籌碼，輸給了搭上世界「帝國俱樂部」列車的日本人。

為了抗拒自己被賣身，台灣居民擁護著清國官吏，揭鑒著「民主」大幟，成立了「台灣民主國」，並且祈求獲得歐美的承認，只是日本人不肯輕易放棄他的戰利品，揮軍前來強制接收，台灣人的血肉終敵不過船堅砲利。

日本帝國對於擁有的海外第一個殖民地，不免自炫一番，在經濟上推行「工業日本，農業台灣」的建設之餘，不忘將台北修飾得更近代化，以展現帝國實力。這些對「本島人」（台灣人）自稱「內地人」的日本人，劃定了「城內」是他們的統治權力中心和居地，次第蓋了不少的宏偉建築，更修築了好幾條寬闊大道，而且都市計劃的藍圖，眼光也一點都不膚淺，全是循著「百年大計」去規劃，畢竟他們認為「太陽旗」是永遠不會西墜的。

「本島人」雖然受盡屈辱、卑視，在政治上不能「伸腳出手」，但是憑著移民後裔的海洋性格，在商業上展現了身手，大稻埕能在日本大正年代，用「自己掙來的錢」建造了那麼多具有「台灣風格」的西洋建築，令後生的我們，也不得不為之驕傲！更重要的是，大稻埕本著其「開放性格」，採擷和接納當時風起雲湧的民主思潮和民本精神，促使了台灣新文化的萌生，無論文學、戲劇、音樂都有可觀成就，難能可貴的是「本土性」意識堅強，將日本統治者定位在「非我族類」上；這就是「大稻埕人」與「台灣人」曾是同義字原因所在！

歷史的軌跡，能留痕之處並不多，「台北老街」保住了一些當代的建築，雖然已

經都是在風燭殘年中，畢竟幢幢都是歷史見證物，它能夠矗立便是我們的幸運，這種「歷史教材」是獨一無二，不能再求，誰忍心讓其消毀呢？

之三——印象

代表一個都市的「外觀」，莫若建築，建築的造形、風格、年代、色澤；都能訴說這個城市的歷史，今天的台北市保有的歷史建築不多，已經沒有了「面」的形觀，大多是「點」的散布，僅有的「線」，可能就是爭議著要不要擴寬拆建的迪化街老屋了。

我們能夠以什麼形象來代表台北市呢？

艾菲爾鐵塔令人想及巴黎，國會建築令人想及倫敦，白宮令人想及華盛頓，自由女神令人想及紐約，美人魚雕像令人想及哥本哈根，……而什麼令人想及台北呢？

今年民間舉辦了一次「市標」選舉，主辦單位選定了十一個「標的物」：

1. 故宮博物院
2. 圓山飯店
3. 龍山寺
4. 台北火車站新站
5. 省立博物館
6. 北門
7. 中正紀念堂
8. 國父紀念館
9. 世貿中心
10. 迪化街
11. 木柵動物園

票選的結果，「台北火車站新站」當選，然而，甫落成使用不久，而且還在整修門面的新站，果真是最佳「市標」嗎？

世紀末的台北市，為什麼只能「找出」一座新建築來代表台北市？況且其設計、功能尚待評估、還需考驗呢？

台北市的「精神指標」又如何去認知？如何去共識？

歷經四任市長，討論了許多年的台北市市花、市樹遴選，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「推動全市綠化指導委員會」決議下塵埃落定，市花選中杜鵑，市樹挑上榕樹、樟樹，最後送請市議會議決，「以杜鵑花為台北市市花；以榕樹為台北市市樹」，這項挑選「台北市文化精神建設的表徵」的定奪，是否恰當，當然是見仁見智，況且還有多數的台北市民不知市花、市樹是啥？枉論其代表意義了。

台北老市民都認得一個用了六十幾年的台北市市徽，那是日據時代制定的，在一九二〇年台北市未施行市制之前，「台北廳」即著手徵募市徽，一共有五千三百二十件參加應徵，最後決選中這個最為簡潔，且饒富意義的設計，脫穎而出，將小篆「北」字圓形化，又變成松葉形的設計，象徵著台北市的進取、堅毅、宏壯；其外形且酷似一個人兩腳直立，雙手旁叉，有頂天立地之勢，不僅簡單易畫，而且令人印象深刻。但是，台北市政府以「為加強精神建設，革新現仍沿用之日據時代市徽，藉以振奮民心」，決定徵求新市徽，雖則，長時間總是挑選不出好作品來。

新市徽企圖象徵的意義，台北市政府公布如下：

- (一)充分表達本市蓬勃發展，邁向安和樂利之都市建設目標。
- (二)發揚本市純樸、敦厚、和諧之傳統美德，並具有本市獨特之風格。
- (三)激發市民進取奮發及團隊合作精神。
- (四)喚起市民「吾愛吾市」之感情。

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台北市議會議法規審查委員會初審通過了市政府所訂定提送的「台北市徽、市旗設置辦法」，於是新市徽呼之欲出了。

新市徽外作梅花造形，內由「北」、「市」兩字組成，其式樣的文字說明為：「梅花之內以白色為底，梅花五瓣及「北」字為紅色；用陽文顯示「北」字，陰文顯示「市」字，陰陽互為一體。」

新、舊市徽，在設計上的優劣，我不置評，如果只是行之已久的市徽產生在日據時代，非「革新」不可，那是不足取的想法，畢竟舊市徽的設計是由漢字去推敲，完全全沒有日本精神或東洋意識；如果因為是源之於日據時代而應該「革新」，這種做法值得商榷，我們還不是保存了總督府，改稱為總統府在使用嗎？試想看看，如果我們能夠利用日本人規劃的公園綠地，不變更用途、不改變計劃、不任意佔用，一一去開發，一一去建設，今天的台北市會是灰頭土臉？在水泥叢林中，難得看見一片綠洲嗎？



舊市徽，對老市民來講，有著綿綿綿的舊情。



「台北」的「北」字，成了「人」自愛，「頂天立地」的日據時代設計的「台北市徽」。

我們自己如何給台北市定位？給台北市一個清晰明朗的描繪呢？

今日，台北市給人的形象，有蓬勃朝氣、奮發昂揚的一面，也有衰頹耗敗、悲觀怠惰的一面；「百物皆貴，居大不易」則是公認的事實。

為著「唱出新希望」，台北市教育局急著訂定「台北市市歌」，我在報上看到了市歌歌詞，不僅驚愕、而且失望，誠如一位老音樂家告訴我：「這接近一百八十幾個字的歌詞，誰會去背唱它呢？唸著：『台北的街道，細繪著整片海棠葉脈。』的市歌歌詞，心想，如果台北市的街道，只為背負著『海棠葉脈』的地名，而不去探索它綿亙不絕的歷史意義，和承先啓後的教育價值，那豈不是『悲情城市』？」

「台北不是一天造成的！」從移民市集、殖民城市，一直到現代成為國際性的大都市，不是一時「平地起高樓」的，所有的一磚一瓦、一石一樹，都是和著血、淚、汗去砌築、去灌溉。

「台北老街」，親切的呼喚著我們多去造訪、多去徘徊、多去思索。



新市徽，對多數的市民來講，還是未取得共識。